

为了适当打破一下自己固化的圈子，也为了读一本新书，自己鬼使神差般报名了乐学组织的读书打卡活动，我所选读的书是：

社会学的想象力

因为本次打卡要求记录每日读书心得，本篇博客便做此用，本书共359页，活动时间共21天，因此初步计划每天读20页左右。

Day1: 11月30日

总序

1997年，国际社会选出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十部社会学著作，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高居第二，仅次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

总序中有一个读历史书、社会学书我非常认同的观点：

我们今天读米尔斯，不在于书中的历史细节与政策是非，而在于他迫使我们反思一个核心问题：社会学家应如何想象？

米尔斯关于**社会学家如何想象？**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 社会学家应直面时代的大问题：米尔斯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为审美而审美的研究理念，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学的技艺在于转译和赋权。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他们的私人境遇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善。我们是不是让术语和数据掩盖了事实本身？有没有忘记自己投身学术最初的感动？社会总体结构如何？它在人类历史上的位置如何？这个社会中的获利者是谁？
- 社会学研究不可脱离历史维度：在米尔斯看来，社会科学本身就属于历史学科……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具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必然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结构是历史事件的产物。
- 社会学研究必须基于研究者自身的体验：米尔斯并不主张大而无当的无病呻吟，而强调“大”和“小”的辩证关系，正确的社会学研究的思路应当是，先反思自身的个人经历，再将个人经历同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对于中国的社会学者，我们缺乏的并非是事实，而是缺乏由小见大、大中见小的社会学想象力。

第一章 承诺

现如今，人们往往觉得，自己的私人生活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陷阱。

普通人意识到什么，努力做什么，这都囿于其私人圈子，这样一个由社会结构所塑造的圈子为他设了一个又一个陷阱，对于超出他们切身所处的那些抱负和威胁，他们越是有所意识，无论这意识多么模糊。似乎就会感到陷得越深。

当代历史的诸般史时，也正是芸芸众生胜负成败的故事。

随着历史的变迁，普通人的命运也随之沉浮，然而身在其中的人往往并不自知：

普通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他们通常并不知道，这种关联如何影响到自己会变成哪种人，如何影响到自己可能参与怎样的历史塑造。

米尔斯给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定义：

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

Day2: 12月1日

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想要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

众生芸芸，于红尘中挣扎，自以为他的悲剧只是个人的悲剧，而这种个人的悲剧似乎还不足以让人绝望，而当一个人能够真正地“估测自己的命运”时，他可能会意识到，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某个社会群体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在个人身上的具像化，意识到这一点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痛苦：

这个教益往往会痛苦的一课，但又常常让人回味无穷。究竟是坚毅卓绝还是自甘堕落，是沉郁痛苦还是轻松欢快，是乐享肆意放纵的快活还是品尝理性思考的醇美。

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的洪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历史的洪流正是由无数个人的命运所堆叠交织而成的，因此我们在反思个人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时，既要看到个人的微不足道，又要看到个人作为总体组成部分的重要之处：

个人活出了一场人生，而这场人生又是在某个历史序列中演绎出来的，但只要个人在这个世界活过，他就为这个社会的形貌、为这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出了一份力，无论这份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本质在于：

把握历史，把握人生，把握这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

而这也正是社会学家工作的承诺，由于这种承诺的存在，社会学家无论在研究什么样的问题，都会不断追问：

- 这个特定的社会作为整体的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要素有哪些，彼此如何关联？它与其他社会秩序有何分别？在其内部，任一具体特征对该社会的维系和变迁具有什么意义？
- 这个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居于什么位置，是什么样的动力在推动着它不断变迁？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它居于什么位置，又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任一具体特征，是如何影响它所属的历史时期，它具有哪些基本特定？它与其他时期有何差别？它塑造历史的方式有着怎样的特色？
- 在这个社会、这个时期，男人和女人的主流类型一般是什么样子？未来的趋势如何？他们是怎样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或被压迫，又是怎样变得敏感或迟钝的？在这个社会、这个时期，我们观察到的行为和性格中，揭示出了哪些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人性”有着怎样的意义？

前两个问题可以看作是“大视角”，而第三个问题则是聚焦于个人命运的“小视角”。

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最富收益的区分或许就是“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

当社会中出现极个别现象时，可能此时问题只是源自少数人的“个人困扰”，而随着某个现象规模的扩大，那么此时问题的解决便需落脚于“社会结构”，就业如此、战争如此、婚姻也是如此。因此当我们碰到某个问题，或者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分析某个问题时，一定要注意区分：

该问题是“个人困扰”，还是更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将大的问题以小的视角来进行隐藏以及将小的问题以大的视角来刻意放大都是不可取的。

而我们个人在种种情境中的体验，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迁所引起的：

要相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醒认识，并能敏锐运用它，就要有能力透过纷繁多样的情境捕捉到不同情境之间的关联以及情境与背后社会结构的关联。

米尔斯根据个人与其所珍视价值的关系，对社会中的个人的情绪做了这样的归类：

- **安乐：**人们珍视某些价值，并且不觉得它们面临什么威胁。
- **危机：**人们珍视某些价值，但感到这些价值面临威胁。
- **漠然：**人们对自己珍视什么价值浑浑噩噩，可能还伴随着不安及不适。

米尔斯认为其所处时代美国的公众情绪主要是漠然与不安。两个说法很有意思：

- 人的主要敌人和危险就是他自己的桀骜本性，就是他心中被禁锢的黑暗力量。
- 人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当代社会本身桀骜难驯的力量，以及其令人异化的生产方式、严丝合缝的政治支配技术、国际范围的无政府状态。

前一个说法来自欧内斯特琼斯，是一个心理学家；后一个说法来自米尔斯，是一个社会学家。两个说法其实从字面上来说并没有错，前一个说法的出发点是从个人的心理出发，后一个说法则是认为个人的心理其实也来自于社会的塑造，本质上危险还是来自于社会。

粗想的话感觉米尔斯的见解更加深刻，但是需要指明的是，个人心理的塑造主要来自于所处社会，但又不仅仅是，正如同样一块石子在不同人心中会激起不同的浪花，前一个观点更加是强调这种个体差异间的共性，而后一个观点则更加是强调一种统计上的有效性，即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是由所处社会本身所塑造的。

其实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不只存在于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很多文学作品和政治分析通常要求具备这种想象力的品质，一部好的叙事电影作品一般都需要具备这样的品质，如何将个人小命运与时代大背景同时结合表现出来其实就是这种想象力的体现。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特别的心智品质，似乎以极其令人瞩目的方式，承诺要结合更广泛的社会现实，来理解我们自身的私密的现实。所有这类感受力，其实就是人的理性本身。

Day3: 12月2日

米尔斯本人相较于“社会科学”一词，更喜欢“社会研究”一词，然而20世纪是科学主导的时代，任何学科都期望倚仗“科学”的声望，在注释里面一句话让我忍俊不禁了：

****今日快乐源泉：****至于所谓“行为科学”，根本就是空中楼阁。我猜想，人们捏造出它，只是一种宣传伎俩，用来从基金会和把“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的国会议员那里为社会研究谋取经费。

米尔斯提到了部分社会科学家的不安：

并非人人都有这种不安，只不过有些人对于承诺念兹在兹，心怀赤诚，足以承认当前许多努力外表矫饰，实质平庸；对于他们来说，许多人并无不安这一事实本身，只会加剧他们的不安。

希望自己也能够一直做一个不忘承诺，心怀赤诚之人～米尔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表明了他对于所处时代的社会学研究的令人遗憾的趋势：

- 趋向一种历史理论: 社会学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努力, 它既是历史性的, 也是系统性的, 在这种观点下, 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一不小心就会被扭曲成一件跨历史的紧身衣, 在这件紧身衣中, 人类历史的各种素材都会被强塞进去, 有关未来的先知预言般的观点则会从中硬拽出来。
- 趋向一种有关“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理论: 社会学旨在将社会关系逐一归类, 并洞察它们据说普遍一致的特征, 以相当静态和抽象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结构诸要素, 这种趋势可能会使社会学变成精致而乏味的形式论, 为了证明理论的正确性, 则需要没完没了地对各个“概念”进行拆分与重组。
- 趋向针对当前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 这种趋势很容易导致社会学沦为罗列有关情境的一系列事实, 彼此互不关联, 往往也无关紧要。

其实并不只是社会学领域, 如今各个研究领域都会面临类似的趋势, 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 对于米尔斯所描述的第一种趋势, 我觉得中国的学生还是比较有体会的, 因为回头来看自己所接受的历史教育, 会发现由马克思理论所衍生出的唯物史观更多地会强调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而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其实就是米尔斯所谓的跨历史的紧身衣。第二种趋势将历史进行去除, 来对历史的某个切面的社会做精巧的分析, 然而这样就丢失了太多的信息, 为了维持理论的相对正确性只能不断地定义新的名词; 第三种趋势现在就太多了, 纯粹的“实用主义”思想, 放弃追求一种更高架构上的“统一”。

在第一章的最后, 米尔斯给出了后面文章的组织:

- 第二章到第六章: 社会科学中一些久而成习的偏向
- 第七章到第十章: 社会科学的各项承诺

Day4: 12月3日

第二章 宏大理论 开篇的帕森斯的《社会系统》把我看懵了, 然后我竟然被米尔斯给预判了:

可能有的读者现在很想跳到下一章了, 我希望他们不要放纵这种冲动。

所谓“宏大理论”, 也就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组合与拆解, 指的深究一番。就我自身而言, 社会学的“宏大”理论还是非常具有理解难度的。米尔斯对这些“宏大理论”的态度如下:

确实有些干货, 虽然埋藏颇深, 但毕竟不乏洞见。

所以面对这些“宏大理论”, 社会学家应当做的是:

扫除理解意涵的一切障碍, 将有望理解的东西呈现出来后, 宏大理论到底说了些什么?

后面米尔斯转译了一些帕金斯在《社会系统》中的论述, 该部分建议就不要读《社会系统》原文了, 简直是折磨2333。

标准与约制的来源: 人们相互配合, 针对彼此而展开行事。人人都会考虑他人的期望。当这类期望足够确定、足够持久时, 我们就称其为标准。每个人也会期望他人将对自己之所为做出反应, 我们称这些被期望的反应为“约制”。

后面米尔斯用四段话转译了《社会系统》, 我继续以工科生的思维进行总结:

期望 -> 共享价值标准 -> 规范 -> 社会均衡; 维持社会均衡主要有两种思路-“社会化”和“社会控制”, 可以简单理解为道德与法律。

米尔斯期望:

帮助宏大理论家们走下华而不实的高坛!

宏大理论一般是这样产生的:

一开始就选择了特别一般化的思考层次, 导致其践行者无法下降到观察层次。

一个词语有两种特性:

- 句法特性: 结合其他词语来考察它。
- 语义特性: 该词语所代表的意义

“宏大理论”往往沉溺于“句法”, 而无视“语义”。而研究一旦脱离“语义”, 那么研究便更像是“概念”游戏。当我们在进行研究时:

应当对于自己所使用的每一个术语背后含义做精确定义, 这样的心智习性正是通向系统性思考的必经之道; 一旦缺失, 势必通向对“概念”的盲目崇拜。

Day5: 12月4日

那些把持权威的人, 为了使自己对于制度的统治正当化, 会努力将其与被人广泛相信的道德符号、神圣象征和法律条文相联系, 仿佛这种统治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而这些符号被称为“主导符号”, 这类主导符号被私人接受后变得很重要, 往往会成为个人行动动机, 引导人们进入角色, 并制约他们对于角色的具体实施。因此有些人相信, 符号领域是自我决定的, 而诸如此类的“价值”或许真能支配历史:

进行统治地是“观念”, 而不是使用观念的阶层或人。

完全基于“符号”的社会结构, 是一种极端而纯粹的类型, 在现实中, 往往:

从符号到行为并反诸符号的距离很长, 并且也并不是所有整合都建立在符号之上。

言行不一致往往是人的特点, 但力求协调同样也是。

强制是权力的“终极”形式, 另外两种表现是权威和操纵。

对于“宏大理论家”来说, “系统”一旦确立, 就不仅是稳定的, 而且本质上就是和谐的, 而混乱必然是被“引入”系统的, 而这样的假设显然与实际的社会结构并不相符。

宗教领域, 其实可以称之为“救赎市场”, 这个词很有意思。

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的整合形式, 期待一个完美的范式是不智的:

在一个经典的自由主义社会, “整合”可能是通过彼此竞争的独立的人的自由进取精神, 而在纳粹社会中, 这种整合更是通过各项制度高度集中化的“协调”完成。

在米尔斯的观察下, 美国社会的整合形式也在发生变迁:

最近100年(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的美国历史展现出, 美国大体上通过契合整合起来的社会结构, 转换成了更多通过协调达成整合的社会结构。

Day6: 12月5日

第三章 抽象经验主义 米尔斯为了解释什么是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 则为我们举了一个“大众传媒的效果”问题的例子, 这种研究往往是基于统计的研究, 在米尔斯看来:

这些研究无论多么精确，其研究结果也只是个别的以及暂时的，并不能发展成一套有关大众传媒的社会意义的理论。

美国大选刚刚过去，而关于“选举行为”的研究则是抽象经验主义学派研究的首要主题，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哪个地区的人民更加倾向共和党，在同一个地区中，什么身份的人更倾向于民主党等直接的结论。

但米尔斯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是过分“经验主义”的，我们并不能通过这些研究对现象背后的深刻事实有更多理解。

如果以朴实的语言来总结“抽象经验主义”，那其实就是：

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就事论事”。

在米尔斯看来：

这些研究堆砌着细节，却对形式关注不够。而细节无论多么众多，也不会说服我们相信任何值得相信的东西。

其实我们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米尔斯口中的“抽象经验主义”其实更像现在的“社会科学”领域。在米尔斯那个时代，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哲学似乎包括两类努力：

- 哲学家们尝试考察社会研究过程的实况，然后对那些看上去最富前景的探究步骤进行概括，并使之统贯一体。
- 抽象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的风格，往往像是在努力以特定的方式重述和搬用自然科学的哲学，并由此为社会科学研究打造一套规划和典范。

其实做科研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期待能够做出米尔斯所言的第一类成果，提出一种“概括性”的理论，解决“本质相同”的一类问题，然而这样做风险是高的，没产出论文就毕不了业；所以大多数科研人还是会选择去做“抽象经验主义”的研究工作，就事论事，做一些细节的工作。从具体到一般，可以大致划分为方法、方法论以及认识论：

- 方法：人们试图理解或说明某事时所使用的程序。
- 方法论：对方法的研究，具体的方法是由一般的方法论所衍生出来的。
- 认识论：“知识”的性质，就我个人理解而言，认识论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那些知识是可信任的，目前主导的自然是科学认识论。

很多顶尖的科学家往往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入哲学范畴，这是因为随着一个人认知的不断深入，从具体的方法，再到一般的方法论，最后到本质的认识论，所期望概括的边界会越来越广，而这种总结与概括本身，便已经进入了哲学的范畴。拉扎菲尔认为，社会学正在经历从“社会哲学家”和“个体观察者”到“组织有序、充分发展的经验科学”的转变，该转变有四个特征：

- 从注重制度史和观念史转向注重人的具体行为。
- 不是趋向单单研究世间人事的某一领域，而是将其关联到其他领域。
- 偏重于研究那些反复重现而非昙花一现的社会情境和社会问题。
- 越来越强调当代的而非历史上的社会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米尔斯对这四种转变的描述并不是十分认同。

P90:这是米尔斯的观点么？社会学家就该作为科学制造者、工具制造者、解释监管者，安居于研究机构。

对于抽象经验主义，目前流行两种辩护：

- 求取真理的经济学，即研究的成本，与求取真理的政治学，即通过研究来阐明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并使政治论证更贴近现实，两者似乎互相抵触，即“抽象经验主义”实际是对前者的妥协。
- 批评者只是缺乏耐心，量变才能积累出质变。

第二种辩护是假设零碎的研究的结果能够被“汇总”，进而成为“一门整合性社会科学”。为了反驳这种辩护，米尔斯首先探讨社会科学家(其实并不只是社会科学家)考虑问题时应当采取的策略：

较为宏大的观念和可以细致阐发的领域，孰先孰后？

Day7:12月6日

在米尔斯看来，抽象经验主义最终所得的结论往往例证了人们所知的那种心理主义，这也是由于抽象经验主义研究的结论往往是通过个体抽样所得的。如果我们肯定了抽象经验主义的做法，那也就是说我们肯定了社会的制度性结构，是可以经由有关个体的数据得到理解的。然而，处在特定情境中的人们对于所处情境中的许多变迁的原因往往是不知晓的，从个体抽样的角度很难理解某些变迁，在这里，总体视野与心理主义正好构成两极对立

苏联解体时期的苏联社会或许是一个佐证？，不过要研究该问题就需要调研相关资料。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抽象经验主义这种研究风格，由于太多细致，导致研究失去了空间、时间角度的多样性，然而这种多样性往往是梳理某些问题的关键。

米尔斯还提出了经验主义者中晚近的一种趋势：

在数据已经收集并“成文”后再来概述“问题的相关文献”，使经验研究披上“理论”的包装，并“赋予”其意义，讲一个故事。

在米尔斯看来是晚近的趋势，但在我看来，在目前科研环境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操作了。

凡此种种，等于是用统计结果来刻画一般性论点，又用一般性论点来刻画统计结果，一般性论点既没有得到检验，也没有变得具体。它们只是被调整以适应数据，就像数据被安排调整以适应它们。

米尔斯并非是单纯地反对细节性研究，而是期望：

在研究的设问阶段和说明阶段，在更为广泛的阐发与更具细节性的信息之间，应当有公开而清晰的融汇贯通。

如果只是关注“广泛的阐发”，那么就会走向“宏大理论”的误区，如果单纯关注细节，则又走向了“抽象经验主义”。米尔斯在本章的最后一节，阐述了自己的态度：

他并不排斥所谓的定量方法，但希望切入问题的角度能够是站在一个结构性的总体视野上，找到关键的位置进行研究，而该研究是服从于结构性研究的，单纯为了用方法而用是没有意义的。

- 应当用概念和观念来指导事实调查，而细节性调查又应当被用来核查及重塑概念。

米尔斯最后对“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做了形象的概括：

前者靠的是讲究形式但云山雾罩的隐晦艰涩，而后者靠的是讲究形式但空洞无物的天真精巧。

第四章 各种实用取向

不能从事实陈述或观念界定中推出价值判断。

休谟的名言:

我们不能基于自己的信念,推出我们该如何作为。我们也不能从我们相信自己应当如何做推出其他人应如何作为。

人在进行各种活动时,其实都在受到自己的观念影响(虽然可能并不自觉):

我们选择研究哪些问题,涉及价值;我们使用哪些核心观念来阐述这些问题,涉及价值;而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受到价值的影响。

米尔斯对这种现象的看法是:

就观念而言,目标应当是尽可能多地使用“价值中立”的术语,自觉意识到残存的价值意涵,并主动加以阐明。就问题来说,目标同样应当是清楚了解选择问题时所秉承的价值,然后尽可能避免在解答问题时怀有评价偏见,无论这个解答把人引向何方,也不管它可能具有怎样的道德意涵或政治意涵。

其实如果深刻地剖析自己所存的种种观念,就会发现这些观念基本都是带有价值判断的,而当我们进一步应用这些观念进行事实分析时,分析所得的结果必然也是带有价值判断的,但很多人往往以为自己的观念是纯净的、理性的,所以在进行事实判断时往往以为自己是客观分析,混淆了主客观。而问题本身往往是基于某种价值判断所提出的,因此当我们要就某个问题进行作答时,不妨先分析问题本身,看看其本身包含了什么样的价值倾向,而这种价值倾向则往往意味着提出问题的人期望着具备这种价值倾向的回答。

任何人只要献身于研究社会并公开发表成果,无论他是否愿意,也不管他是否清楚意识到,他的所做所为都带有道德意味,往往也带着政治的意味。

在书里,作者常常试图说服别人接受其思考的结论;而在教室里,教师应当努力向别人展示一个人是怎样思考的,同时也展现出,当他思考颇有所得时,感觉有多美妙。

在米尔斯看来,教师应当把各种预设、事实、方法和判断都说得十分明确,不应当有任何隐瞒,而应当循序渐进,随时反复揭启所有可能的道德方案,然后才给出他自己的选择。

在求学路上,能够碰到这样的老师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

Day8: 12月7日

每个社会都持有标明其自身属性的意向,尤其是那些为其权力体制和有权势者的做派提供正当性辩护的意向和口号。社会学家所搞出的研究也必然包含某些意象或观念,这些意象和观念为权力的安排和有权势的支配地位提供正当化辩护,就此将权力转换成权威。

诸如此类的应用并不一定会是社会科学家有意为之,事实或许就是这样,但社会科学家一般也都会意识到自己所做研究的政治意涵。

读到现在我才大致明白了本章标题“各种实用取向”的含义,这种实用取向指的是为权力的安排和有权势的支配地位提供正当化辩护。这其实反映了米尔斯对于现有事实,然后通过研究来刻意为事实“正名”这样的倾向的担忧。这种学者我一般称为“解释型学者”。

无论历史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它都很容易变成不堪重负地被重新塑造的各种国族神话和阶级神话。

并不是因为存在某些理论,然后出现了被这些理论演绎出来的事实,很多时候是先有的事实/政策,然后再设计理论为这些事实/政策寻找合理化注脚。基于这种现象,米尔斯倡导:

对于理论的政治意涵，清楚阐明总好过遮遮掩掩。

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中所蕴含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

偏向细碎散落的研究，偏向事实性的调查，以及与此相伴的信条：多元主义立场下的多因混融观。

一元主义是极端，多元主义是否又是另一种极端，过分地强调原因的多元性，是否因过分追求形式性和据统的合理性，而降低了我们看清现代社会结构全貌的可能性。

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就是一种道德化的情境社会学。

学到了一个新的概念：

文化滞后：在现代变迁中，物质文化的变迁总是先于非物质文化，两者失调，不能保持原有关系时，就发生时滞；非物质文化缺少发明，非物质文化的功能障碍，社会的差异性等，是产生时滞的主要原因。

Day9: 12月8日

被自由主义实用派当成“问题”的，往往属于以下情况：

- 偏离中产阶级和小城镇习惯的生活方式。
- 不遵从追求稳定和秩序的乡村原则。
- 与“文化滞后”的乐观主义进步观口号不合拍。
- 不切合适当的“社会进步”。
- “调适”以及其对立面“失调”

在米尔斯眼中，这是旧的实用主义倾向：

对于自由主义实用派而言，理想的人就是“社会化了的”人。这种理念往往意味着他在伦理上是“自私”的对立面。

新的实用主义倾向：

服务于大制度大机构的宗旨才能称得上是“实用的”宗旨。

对于这种实用主义倾向，米尔斯举了一个“工厂人际学派”的例子：

“士气”观念存在着两种相关价值：

- 工人的快活或满足，也就是未被异化的人。
- 工作做的富有效率，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麻烦，最小的开支，完成最多的工作。

商人和政客有着他们的实用主义倾向，社会学家们也有着自己的倾向：

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作为一个群体大规模地参与政治，这种事情就算有，也是相当罕见的，而转向技术专家角色的趋势更加加固了他们与政治无涉的姿态。

Day10: 12月9日

第五章 科层制气质 “科层式”的发展：

- 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学术操作努力要把社会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变得标准化、合理化，就此越来越变得“科层式”。
- 这些操作如此做派，使得有关人的研究往往变得集体化、系统化。
- 而这两种发展趋势又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在学校职员工中筛选和塑造新型心智品质，这些品质既有思想上的，也有政治上的。

如果社会科学并不独立自主，就不可能成为一项对公众负责的事业。

Day11: 12月10日

第六章 各种科学哲学

无论是“方法”还是“理论”，割裂开来看，都不能充当社会研究的实际工作的要素。

关于常识：

- 常识中的日常经验主义充斥着有关这个或那个特定社会的预设与刻板印象，因为常识决定了人们能看到什么，又如何去说明所看到的东西。

如果你试图借助抽象经验主义摆脱这种状况，最终会停留在微观层次或亚历史层次，你会努力逐渐积累有所处理的东西的抽象细节。如果你试图借助宏大理论摆脱常识的经验主义，就会从所处理的概念中抽离出清晰的、当下的经验指涉。

米尔斯又论证了想法与内容的关系：

想法相对于内容而言过于宽泛，就容易滑入宏大理论的陷阱；如果内容吞噬了想法，你又容易坠入抽象经验主义的圈套。

Day12: 12月11日

第七章 人的多样性

社会科学家力图以某种有序的方式来理解人的多样性，但考虑到这种多样性的广度与深度，他很可能面临这样的追问：这真的可能吗？

“社会机构”这个观念最通常的用法：

根据各自执行的功能来分类的各项制度的组织。有鉴于此，社会科学家最宽广的目标就是逐一理解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和总体上的多样性。

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认为，显然，自己的收腰研究单位是民族国家。即使他们在考虑“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也必然是紧密结合各式各样具体的民族国家来进行研究。

第八章 历史的运用

社会科学所处理的问题关乎人生，关乎历史，也关乎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相互交织。人生、历史与社会这三者就是有关人的恰当研究的坐标点。

历史研究是否应当被视为一门社会科学争论不休，历史学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 有些历史学家明显只是在编纂所谓事实，力图避免“解释”，力图呈现“客观”的史料。

- 有些历史学家则超越了历史学，沉迷于有关末日降至或是荣耀将临的跨历史视野中，常常也能颇有成果。

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秉笔直录人间世事。历史学家呈现着人类有组织的记忆，而这种记忆作为书面历史，可塑性相当大，在不同的历史学家之间，它往往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它之所以发生变化，原因不仅仅是日后有更加细致的研究将新的事实和文献引入记录，还因为关注点有了改变，构筑记录的通行框架也有了改变。

有这样一种观点，社会科学本身就属于历史学科，有这样几点原因：

- 我们在陈述何者有待说明时，需要非常充分的涉猎，而只有了解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才能提供这样的背景。
- 非历史的研究通常倾向于对有限情境做静态或者相当短期的研究。当更大的结构发生变迁时，我们很容易就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而只有当我们开阔眼界，包括足够合适的历史跨度时，我们才有可能意识到这类变迁。
- 要理解一个社会，了解有关它的历史的知识往往不可或缺。
- 即使我们的研究并不具备的比较性质，即使我们关注的只是某一国内社会结构的某个有限区域，我们也需要历史材料。

Day13: 12月12日

我们要理解当代某个社会结构中的动态变迁，就必须努力捕捉其更为长远的发展态势，并据此追问：这些趋势赖以发生的机制是什么？这个社会的结构赖以发生变迁的机制是什么？

我们必须牢记，自己正在处理历史材料，它们的确会迅速变化，但也会有反向趋势存在：

一面是摇摆不变的当下的即时性，一面是要梳理出特定趋势对于整个时期意味着什么所需要的普遍性。

Day14: 12月13日

想要理解众生男女的人生，理解他们何以变成纷繁多样的个体，就必须结合那些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境在其中组织起来的历史结构。

有一种心理学反思的风格，已经有了两大推进：

- 他们超越了有关单个有机体的生理学，开始研究那些发生令人恐惧的事件的小家庭圈子。
- 在精神分析的透视之下，尤其是通过应该被称作有关超我的社会学研究，社会要素也被大大扩展了。

把人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生物，这样的视角使我们的探究大大深入，而不仅限于作为一系列社会角色的外在人生历程。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个体的研究，是不能够抛开个体所在的社会，任何有关人个体的结论，如果抛开了其所处社会结构，都是泛泛之谈。

Day15: 12月14日

无论何处，人们眼下都在努力获知自己正身居何处，又将去往何方，而对于在当下创造历史，为未来担当责任，他们如果可以有所作为，又该如何行事。对于此类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一劳永逸的回答。

弗洛伊德的研究的进退曲折，字里行间都隐含着这样的假设：

个体想要自由，就必须具备更多的理性自觉；治疗有助于让理性更有机会在个体生活进程中自由地发挥作用。

同样的假设也支撑着马克思主义作品的主线：

人深陷于生产的非理性无政府状态，必须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有理性的自觉；他们必须获得“阶级自觉”。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源于启蒙运动，其实共享着许多假设与价值。两者都认为，合理性的增长是自由增长的首要条件，理性推动进步的解放性观念。20世纪社会科学家从启蒙运动哲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主题：

自由个体作为理性载体。

但在目前(20世纪60年代)这两项价值已经陷入危险：

芸芸众生困于日常生活的有限情境，往往没有能力理性思考自己所处情境所臣属的庞大结构，无论后者是否具备合理性。有鉴于此，他们往往会执行一系列貌似具备合理性的行动，却对所致力目标浑然无知。

合理化趋势甚嚣尘上，产生种种效应，个体也因此“竭尽所能”：

他的渴望、他的工作，都维系于他所处的情境，从中他找不到任何出路。他并不是在寻求逃脱之路，而是在摸索求适之道。他先是与生产异化，与工作异化，现在也与消费异化，与真正的休闲异化。个体的这种求适及其对于他所处情境和自我的效应，不仅导致他丧失了获取理性的机会，假以时日，也会导致他丧失获取理性的能力和意志。

自我合理化，指的是深陷合理化庞大组织的有限局部中的个体，怎样逐步系统性地调控自己的冲动与渴望，调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与“组织的规章条令”保持高度一致。

但需要注意到，有些“合理性”是非理性的合理性。这样的合理性不会与自由共进退，而是自由的毁灭者。

什么是自由？

自由并非单纯地有机会任性而为，也不是单纯的有机会在一系列替代方案中做出选择。自由首先是有机会梳理出可以利用的选择，并加以探讨权衡；接下来才是有机会做出选择。

自由与理性的关系：

如果人的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的作用不能扩大，自由也就无法存在。在一个个体的人生历程中，在一个社会的历史中，理性所承担的社会任务就在于梳理出各种选择，扩大人的决策在塑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范围。

也许，并非所有人都发乎自然的想要自由，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尽全力或能够尽全力获取自由所必须的理性。对于“人类塑造历史”这一普罗米修斯式的理念，目前的威胁是双重的：

- 一方面，历史塑造过程可能是放任自流的，人们可以继续放弃自愿去塑造的努力，如此便只是随波逐流。

- 另一方面，历史也确实可以被塑造出来，但只是出自狭小的精英圈子之手，而对于那些必须努力从他们的决策和疏失的后果生存下来的人，他们却不承担实质性的责任。

第十章 论政治 社会科学诸传统中蕴含着三种主导性的政治理念：

- 真实的价值，事实的价值，践行社会科学首先就是践行有关真实的政治。
- 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价值：研究结果的真实性、调查的准确性与世间人事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
- 人的自由

如果说人的理性将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扮演更重要、更明确的角色，那么社会科学家必然会其主要承载者之一。这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在工作中表现出了理性在理解世间人事时的用途。米尔斯简要区分了三种社会科学家可能扮演的政治角色：

- 哲人王：“理性”的加冕也应当意味着“占有理性的人”的加冕。
- 国王的顾问：在这种角色下，社会科学本身也往往倾向于变成一套功能合理化的机器，社会科学家个体往往会失去其道德自主和实质理性。
- 社会科学：保持独立，做属于自己的工作，选择属于自己的问题。

如果人们不去塑造历史，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变成塑造历史的人的工具，成为历史塑造过程的单纯对象。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下这段话：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命运，或者“必然性”，必然涉及历史中的某些事件，它们不受任何哪怕是具备一下子三点特征的圈子或人群控制：

- 足够紧密，可被辨识。
- 足够强大，可以做出有一定后果的决策。
- 所处位置能够预见到这些后果，因此要为他们负责。

根据这个观念：

事件就是无数人的无数决策所产生的意图之外的总和后果。

- 他们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在后果上都是微小的，容易被其他这类决策勾销或增强。
 - 任一个人的意图与无数决策的总和结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
 - 事件超出了人的决策：历史是背着人们被塑造的
- 坚持不懈地将个人困扰转译为公共议题，并针对形形色色的个体，将公共议题转译成人文意涵的表达，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的政治任务，也是所有通识教育者的政治任务。
 - 道德困境：人们的利益所在，有别于人们的兴趣所在
 - 如果我们采取简单的民主观点，认为人们的兴趣所在就是我们所需关注的全部，我们就等于接受了既得利益者一向以来有意无意灌输的那些价值。
 - 如果我们采取教条的观点，认为人们的利益所在是我们在道德上所需关注的全部，那么我们会冒违背民主价值的风险。

附：论治学之道

- 投身学术，既是选择一种职业生涯，也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 一名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应当定期评估“我的问题和计划研究的现状”。
- 仅仅是从一本书里做一则笔记，就常常会刺激你思考。

米尔斯文章末尾的总结：

- 做一名巧匠：避免任何刻板的程序套路。
- 避免陷入拜占庭式错综繁复的拆解和组合各类“概念”的怪癖，摆脱繁文冗语的矫饰做派。
- 只要你认为自己的工作需要，就尽量多做些跨历史的建构，同时也深入历史内部的细节。
- 不要只是一个接一个孤立地研究小情境，要研究将其中的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
- 要认识到你的目标在于对世界历史上曾有以及现存的各种社会结构进行充分的比较性理解。
- 始终关注有关人性的整体观念。
- 不要让按照官方方式梳理的公共议题，或者按照私人感受呈现的困扰，来确定你拿来研究的问题。

Day16: 12月15日

新版跋——托德吉特林

米尔斯的作品充斥着对人的生机活力与失望情绪的敏锐觉察，对人的探险精神与尊严持久的深沉情怀。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及其他著述中，米尔斯坚定地主张，人生与历史之间的相互交织是社会学家应有的研究主题。